

叫我小戴維的人走了

——懷念丁媽媽

(阿德萊德)老戴維

近年未見的文友王曉雨來電話，說起德高望重的丁友如老媽媽，他在那一頭，我在這一頭，都很感歎，難以盡述。人生苦短，想起當年幾次和丁媽媽相見的情景，記憶猶新，恍如隔日。丁媽媽和藹可親的音容笑貌，似乎就在眼前。她送我的書《難以忘卻的紀念》，有她的簽名。並且，很有意思的是，她寫的是：“送給文友小戴維……”看到忍不住笑了，親切又感動。可能在所有這些人中，只有丁媽媽可以這樣稱呼我吧。如今，唯一叫過我小戴維的人走了，就像失去了一位好友、親人、老師、長輩，怎麼不讓人心酸，悲從中來？

我喜歡丁媽媽的文字，她的文章並不多，但可以感覺是她認真寫的，每一篇都言之有物，事無巨細，都在情理之中。用她機智獨特的，淡雅細膩的文筆，把那個時代的社會橫斷面，包括很小的細節，一一展現在讀者面前，使人如穿越時空，身臨其境。隨著那些如煙往事，故地重遊，悲喜交集。無論是她的“常州童年”、“八年抗戰”，還是“文革”和“懷念故人”系列，都讓我看得津津有味。可以不誇張地說，友如的《難以忘卻的紀念》，其文學、歷史價值，並不亞于章詒和的《往事並不如煙》。她們二位，出身經歷遭遇有所不同，但都用筆再現了那個時代的社會特徵和人的生存狀態，具有互補性。她們的文字所記下的，所反映的，所承載的，所表現出來的，就是那個時代真實的歷史大背景和社會眾生相。每讀到這些文字，就像似看到一張張老照片，一幅幅歷史背景畫面。人物栩栩如生，形象豐滿鮮活；描寫細緻，刻畫生動，情節真實可信。可見丁媽媽不但記性好，文學素養也是一流。

她可謂是名門世家，比如她寫祖父，大家庭、大廳和書房的擺設是：“廳堂正中掛著名家字畫。屏風前是一張長條案，一端是一隻高二尺的雞血紅大花瓶，插一年四季各色鮮花，一端是青花帽筒以備擱帽。兩邊各擺兩張紅木茶几和三張紅木靠背椅。大廳左邊有個大書房，裡面有兩隻大書櫥，裝著各種古書，有大書桌，上面放文房四寶，還有幾張靠椅……這些場景和器具，件件都是文物，價值不菲，在今天搞收藏、玩古玩的人眼裡看來，幾乎就是個夢寐以求、價值連城的博物館了。我和飛哥每讀至此，都不由唏噓感歎，望洋興歎。所以，在這裡我想說的是，如果你喜歡《往事並不如煙》，不妨也去看看《難以忘卻的紀念》，一樣的好，一樣的讓你感慨良久，掩卷長歎，過目難忘，受益匪淺。

記得丁媽媽是1917年出生於常州，今年的話，已是96歲的高齡了。對於她的離去，我不是特別難過，也不很傷心，只是感情上很有些捨不得。好人而且長壽，咱不哭。記得在我們老家，按當地傳統，這是要當喜事來辦的，少不了要請人吃飯，熱熱鬧鬧的，還要記住了，多買些碗，吃完了，父老鄉親，老少爺們，大人小孩都要“偷”一個回去，沾沾長壽老人的光，用現在的話說，叫分享。

天堂之門為你打開了丁媽媽，您一路走好。